

中篇小说《秘密》：
「返场者」的博弈

□谭广超

今年4月,在《小说选刊》首届小说年度风云榜发布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全勇先老师。他刊于《作家》2025年12月号的小说《秘密》,位列中篇小说榜榜首。我因担任这部小说的责编,也在现场。

活动结束后快要返回长春前,在酒店餐厅道别,全勇先老师赠我一册他和姐姐合译的尹东柱诗集《数星星的夜》。他或许知道我写诗,但定不知我曾在十多年前担任过诗歌刊物的编辑,也编过尹东柱的诗,了解过尹东柱的创作履历。全勇先老师对我说:“尹东柱是一位被低估的诗人。”我有同感。这让我想到,全勇先老师在做编剧的这些年里,小说家的光芒或许也会被编剧的身份遮蔽,但他从未远离小说写作,且一直在为返场做着准备。

据全勇先老师提供的“时间表”,《秘密》动笔于2025年8月中旬。他推掉社交活动,闭关写作,在9月下旬完成初稿,并进行反复修改、打磨。进入10月下旬,编辑部开编12月号时,《秘密》已列入发刊目录。由宗仁发老师授意,我成为这部小说的责编。宗仁发老师告知,这部作品尚有改动,得等一等。10月29日,我拿到一稿;30日,王义璞老师按设定计划,用这一版本给《秘密》预留了版面;31日,宗仁发老师留言:“广超,全勇先的稿子昨天夜里又发来一稿,还有些改动……”11月6日,接到修改稿,以为定下了,次日一早,又接到宗仁发老师信息,说文稿还有改动,近10点钟,方才收到最终稿。我处理好,交美编排版发样校时,用于编校的时间已显紧迫,但通读第一版文稿时我已深知,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等待的作品。

正如预想,《秘密》一经发表便引起文坛广泛关注。作品被各大选刊转载,登上2025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榜首、《小说选刊》首届小说年度风云榜中篇小说榜榜

首,入选《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并最终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全勇先老师对这部作品很看重。他说:“《秘密》的缘起是我写过的一个被搁置的电影大纲,在我脑子里已经好多年了。”25年末写小说的他,重返小说现场,力争忘掉电影的表达,想把这个故事彻底地小说化。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想把这部小说完全变成一种文字主导的样式,只有人物、细节、情感必须留下来,剩下的都要重新表达。整个写作过程像一场自我博弈,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对文字的敬畏。这种近乎执拗的自我要求,最终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

读《秘密》初稿时,正值东北入冬前夕,与小说里想要塑造的“哑巴冷”美学意境形成某种呼应。“哑巴冷”是什么呢?按全勇先老师所说,在黑龙江,如果气温降到将近零下50℃,是没有风的。空气和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凝固成一种透明的、雾蒙蒙的、像液体又像气体的絮状的东西,冷到极致,仿佛空气都死了。他将此称为“哑巴冷”,并视其为所要达到的文学境界,《秘密》这部小说正是“哑巴冷”的美学实践——克制,不事张扬,有真实、诚恳与朴素的力量。

这种“哑巴冷”使我想到几年前看《悬崖》时的感受。屏幕里哈尔滨的冬天,雪落无声,街道空旷。人在这样的场景里走,身处极静之中,不是没话,而是所有的语言与呼吸都像是被冻住,凝固成絮状的冷到极致的内核。我当时以为那只是导演的手法,如今读到《秘密》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种“哑巴冷”早就在全勇先老师的塑造计划之内。写《秘密》只是表达方式换了,要塑造的文学境界与美学没变。

《秘密》不仅叙述牺牲与拯救,也在历史黑暗中寻找人性的微光。它以伪满警察纪德荣的口,刻画了乱世中英雄的悲怆与个体的良知抉择。赵一曼的事迹作为暗线贯穿其中,却没有落入传统英雄叙事的窠臼。在有关这部小说的创作谈中,全勇先老师这样写道:“《秘密》除了写了大小姐逃难事件引起的主人公命运的改变,还贯穿了三段不同时代的关于警察的故事。这涉及人和时代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会有光亮,也会有温暖。牺牲与拯救,宽恕、悲悯与关怀,这也是人类得以幸存的秘密。”“秘密”这个题目是他斟酌再三定下的,可以有多重解读。小说中不止藏有一个“秘密”。小说像一座分支复杂的迷宫,迷雾笼罩下的多个出口,对应着人性深处难以言说的挣扎与坚守。我想起他向我说起尹东柱的场景——“尹东柱是一位被低估的诗人”。或许,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无名者中,也有许多“被低估了的”生命,他正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无名者立传。

《作家》发表的作品此前曾三次荣获鲁迅文学奖——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徐坤《厨房》、潘向黎《白水青菜》。第四次鲁迅文学奖是由全勇先老师《秘密》获得的,这是编辑部同事共同的殊荣。我只是有幸成为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这些荣誉背后,是几代编辑对文学品质的共同坚守。

我期待在编辑生涯里能遇见更多佳作,能像诗句里写到的那样,以“赞美星星的心”,去爱那些在历史中“正在死去的一切”。这是全勇先老师作为“返场者”与时间的博弈、与遗忘的博弈,应该也是更多写作者以及编者的博弈。

(作者系《作家》杂志编辑、《秘密》责任编辑)



短篇小说《漫长的季节》： 打动人心不仅仅是故事

□谷禾

《漫长的季节》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在媒体公布后,我第一时间给班宇发去简短的祝贺微信。获奖总归让人高兴,况且还是鲁奖。班宇的回复波澜不惊。淡然,不争,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在我看来,鲁奖之于班宇是水到渠成的事。对清醒的写作者来说,写出更满意的下一部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回忆起来,最初联系班宇,应该是8年多以前了,那时候《冬泳》应该还没有出版并大卖。至少对我来说,他的名字还相对陌生。多年的联系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毕竟我们有代际差。他关于写作的交流,更多还是在同代人之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每次杂志社有要他帮忙的事,招呼打过去,他极少有不爽快的时候。这也让我觉得特别亲切。那时候,浙江青年作家张玲玲给我推荐了班宇的《渠潮》。《渠潮》写了李漫和李迢一对兄弟的故事。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两头拉扯,跨度几乎有30年。小说是冷色调,有点东北叙事的意思,又与《钢的琴》那种东北叙事截然不同。我反复读过,就小说的叙述和人物提了几条看法和建议。过了几天,班宇把定稿给了我。送审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的几个地方,有的他做了修改,也有的继续保持了原貌,心中不禁欣然。我一直认为,作家和编辑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而非相互妥协的关系。做编辑的要勇于善于提出让作品趋于完美的不同看法,同时又要尊重作家在个人写作伦理上的坚持。《渠潮》发表后,好几篇评论都对小说的叙事、写法、人物形象刻画作出了深度阐释。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渠潮》是班宇最好的小说之一,并为其没有得到更多关注而遗憾。

《漫长的季节》见刊,离《渠潮》发表已过去3年。新刊上市,赶上同名剧集热播,仿佛满世界都在说《漫长的季节》。从故事上说,两者并无关系,但班宇深度参与了剧集,剧集还借用了小说中的人物小雨的一首诗。所以,说“并无关系”也不太准确。相比剧集,小说的故事只是一个载体,情节也简单得多,调子更明亮。它以海边小城女性“我”作为叙

事视角来讲述故事:母亲重病,失语卧床,起居无法自理,医院判定仅剩3年生存期。“我”被迫扛起全部照护重担,冷淡了昔日恋情,疏懒了经营婚姻,日复一日重复喂饭、雾化、翻身等机械琐事,被困在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生活循环里,去海边游泳成了唯一的精神出口。偶遇的彭彭和丁满两个小男孩,单纯而阳光,带给了“我”难得的快乐,让“我”不觉间卸下了心底的沉重,仿佛由此获得了新生。季节的漫长并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主人公被重复、压抑、无解的琐碎生活捆绑——在这一点上,小说和剧集倒是相通的。但小说打动人心的并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而是字里行间持续传递出的那一份对世界和他者的接纳、理解以及祝福的暖意。

这一次,《漫长的季节》几乎没有再作任何修改。

关于《漫长的季节》,班宇自己说:“我总把它看成是有一点寓言或者童话气质的作品,包括里面出现的两个小男孩,也以动画片里面的角色来为其命名。我想写的可能就是如潮水一般的日常生活里涌动的那股暗流,以及人们是如何迎向、抵抗这股潮水中的暗流的,同时人们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纯粹与坚韧的。”

小说发表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作为责任编辑,我当然是开心的。在2023年颁发的第19届“十月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我是这样写的:“《漫长的季节》充分展示了班宇小说特有的抒情气质和普通人为缓慢生命过程中稍纵即逝的明亮诗意。在小说里,朝向远方的大海和城市庸常生活场景的交替出现,既是隐喻,也是残酷的现实镜像。在历经苦厄之后,主人公的心灵救赎来自浴场相遇的孩子,更来自她对现实际遇的宽宥。当她终于挣脱羁绊,心无所惧地游向大海,也因此获得了自由翱翔天空的可能性。”

班宇的小说大多用短句——简洁,有力,绝不拖泥带水,如同我们每天经历的生活一样。这也是我喜欢他小说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系《十月》杂志副主编、《漫长的季节》责任编辑)

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 一次完美的文学合作

□杨晓澜

认识陈启文先生即将13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2013年冬。那时我刚做文学编辑不久,他邀我参加东莞长安镇作家改稿会。他直言“好作品是批评出来的”,让我不要有心理负担,与作家们敞开聊、大胆聊,直击文本和问题。他真诚、睿智,对文学深沉、敏锐的样子,一下跳进我心里。自此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我还清晰地记得陈启文先生发在《芙蓉》的作品,如《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宇宙中的庄严幻影》《从岩画里跑出来的牦牛》《八百年前的那只蜻蜓》等。同时,他的《南方冰雪报告》《袁隆平的世界》《谁主沉浮》等长篇纪实文学也在《芙蓉》的主办单位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把这些力作交给我们,既有对湖南出版集团原创出版及书刊互动能力的信任,亦缘于那份与《芙蓉》几代编辑的深厚情谊。

参与编辑写新民学会的纪实长篇《谁主沉浮》后,我一直想责编陈启文先生一部当下题材的新作,几次催问,先生总说别急,慢慢来。写作是很累的,我时常问候他的身体情况。他每次都说“一切都好,又在干活”。他真是把写作放进生命的每时每刻。除了日常的出差等活动,他总以十足的激情、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项事业。2024年3月8日,与往常的交流一样,我们说了一些家长里短,但他很快结束聊天,留下一句“晓澜,在干大活,给你的”。我压抑着心头的兴奋,回敬“三杯茶”,表示收到和感谢。这就是我们关于《穿越人间的象群》的第一次对话。我没有多问是什么题材,什么时候写完等问题,在我们常年的默契里,这简短的一句话已代表了一切。

这果然是个“大活”,不仅意味写作主题的“大象”之大,更意味创新突破的难度之大。我曾关注过云南象群北上南归之旅,要将大象的迁徙故事讲好,必须

实地走访,很不容易。陈启文先生写作特别讲究真实性和“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的五要素。为此他多次前往云南,沿着象群1300多公里迁徙路线走访村寨和雨林,以获得第一手素材。他只相信自己的耳朵和双脚。这一点在他和我们的多次合作中,我早已见识。写《袁隆平的世界》时,他顶着酷热,到田间采访袁老和他的学生。即使有多次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等条件艰苦之地的经验,但西双版纳之行还是让他印象深刻。踏断鞋底、车辆在大雾弥漫的悬崖边行驶、密林穿梭时衣裤的反复干湿和蚊虫叮咬——一位年逾六十的作家,如此追求文章的“在场感”,对此我唯有致敬。

在我们的印象里,大象是笨重的,大象迁徙的路线是重复的。如何写出真实的大象、举重若轻的大象,如何写出大象迁徙之路的不一樣、沿途相似村寨的不一样、大象保护工作者的不一样,讲好大象保护的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生态保护理念,对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陈启文先生在《穿越人间的象群》中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引言”部分勾勒出三大顶级物种在地球上依次蹒出的三条道路,系统梳理了中华象的来龙去脉和文化内涵;“尾声”部分深入剖析生态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揭示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刻意义;中间部分重点描述“象往之路”各级生态保护工作者和村寨人民对大象的热爱,写出了众多性格鲜明的生态工作者形象,凸显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伟大。这些无一不体现出作者的写作宽度、思考深度和人文高度。

编辑《穿越人间的象群》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陈启文先生的认真和对细节的极为重视。2025年7月初,经过多次修改的稿子交给我们后,《芙蓉》杂志编

委会主任龚曙光和杂志社社长、主编陈新文及我们全体编辑都进行了阅读,认为作品成熟度已非常高,决定马上在最新一期全文刊发。但就在这短短的不足两个月的编辑校对时间里,陈启文先生又将作品修改了十多次。有的是与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编辑讨论后得出的一些建议,有的是与文学、生态方面的专家交流后的改稿意见,有的是涉及大象迁徙史、动物学的自我反复查证,有的是对某个村寨自然风俗和村民的口述实录的再核实,有的是某个词句准确度的推敲……直至杂志下厂付印的前一个晚上,他还修改了一处关于彝族大爷待客说话的细节。这种对文本精雕细琢的创作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

大象无形,太平有象。勤劳、厚实、坚韧、悲悯、和谐,这是大象精神,亦是作家陈启文先生的创作精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往生命里写往心里写,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这是作为作家的陈启文先生教给我这个责编的,作为编辑也要对自己编的每一部作品负责。“你要坚守文学审美,永远保持对编辑事业的初心和热爱,然后静待花开。”

陈启文先生多年来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学生,一次次鼓励我、支持我。《穿越人间的象群》获得鲁迅文学奖,不仅弥补了《芙蓉》12年前申报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只入选鲁奖提名作品的遗憾,更是我们“师徒”的一次完美合作。

就像《穿越人间的象群》的最后一句所说,“人类与大象同在”,我们的文学之情永远同在,我们与文学永远同在。

(作者系《芙蓉》杂志编辑部主任、《穿越人间的象群》责任编辑)

现代生活模式催生了外卖骑手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工作也日益养成了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日常已与他们密不可分。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外卖骑手已超1300万人,是这个时代体量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他们因何成为骑手?有什么幸福与遗憾、委屈与梦想?工作意味着怎样的面对与承受?他们奔波却沉默,鲜有人发声,也少有文学作品能展现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走进他们的内心。

2023年春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报道,初识王计兵,他的经历和诗歌令我深受触动。几经辗转取得联系。同年夏天,我们在江苏书展上相见。彼时的他已出版了两本诗集。我想打探他早年被父亲烧毁的小说的下落和想法,却偶然得知,他正在整理全新的诗集,核心书写对象就是外卖从业者。为了真实还原骑手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亲手设计、印制调查问卷,融入外卖员社群,倾听记录同行的故事……古人言“修辞立其诚”,他为创作这些诗歌而进行的准备细微甚至略显拙朴,让我不禁联想到其诗作《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这份不惜力、不取巧的真诚正是王计兵珍贵的情感底色与文字魅力,而“真”与“诚”在当下弥足珍贵。2023年秋天,诗集初稿完成,虽然有不少是王计兵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写下的篇什,但更有他作为社会“低处”的平凡人,对生活、世界、命运的体察、书写和思考的篇章。初稿原名“骑手的春天”,取自他在“小哥哥”上创作的主题诗《低处的飞行》。我觉得“骑手的春天”有局限性,不足以概括整本诗集;而《低处的飞行》这个题目具有诗歌的意味,符合作者对职业、生命的体验与理解,但偏静态,缺乏动感与力量。斟酌一番,我建议删除“低处的飞行”中的助词“的”,定名“低处飞行”——生活在“低处”的平凡个体,以飞行的速度与力量投入生活,以飞行的方向对视生活,又以飞行的姿态引领生活。王计兵曾自喻为一株庄稼,这本诗集就是他身体扎根“泥土”低处,精神在空中飞翔的文学写意。“低处飞行”,简洁地道出了普通人的生命姿态。

(下转第8版)

诗歌《低处飞行》：
置身烟火低处，诗意自由飞行

□向萍